

《老西嫖院》（一名：《陈三两》）

主要角色

曹老西：丑
老鸨子：彩旦
陈三两：旦

情节

剧本事实，有山西太谷县人曹姓，人称为老西者，往河南洛阳贸易（凡山西人已离本省俱隐其名而曰老西为商业之习惯，到处皆然）。客居三年，家中父母妻子心中不免忆念。虽有友朋多方慰藉，总难消释。有人传说妓院中新来一信人，颇驰美名。嫖客求一观面，须赠银三两。因其姓陈，咸称之为陈三两。曹老西正在无可遣兴，欲借此一扩眼界，乃至嫖院寻访。粉白黛绿者，麇集其前。不足以当一盼。商诸鸨母，指名陈三两。鸨母知其不谙嫖界门径，要挟再三，填满欲壑，始呼陈三两见客。盖陈三两本宦家女，堕烟花心实不愿，无奈为鸨母所压制，不得不出房应酬。衣褴褛而发蓬松，毫无一点装饰品，较之灶下婢犹觉肮脏。曹老西悔之不及。一转念间，既已破钞，不妨姑为容忍，领略个中滋味，相与传杯弄盏。席间陈三两以正言规劝，曹老西离绪愁怀，互相感触，迥思老亲倚闾，为游子最伤心之事，不禁悲声大放，涕泗滂沱。即唤鸨母来前，语以故。且谓既受陈三两这教训，自此以后，不涉平康之巷，不作狭斜之游，今则行矣。鸨母极意安慰，曹老西竟掉头不顾，讵知鸨母必欲与曹老西结欢喜缘，邀入己之卧室而留髡焉。按曹老西既然悔悟，必不肯再至鸨母处借宿。

注释

剧本末节如是云云，似乎不合于情理，然串演之时，以引人发为主义。情理二字，在所不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

是剧虽以插科打诨为事，中寓悬崖勒马之意味。亦足补救世道人心，允堪嘉尚。

根据《戏考》第二十五册整理

【第一场】

（曹老西上。）

曹老西（念） 曲曲弯弯路，重重叠叠山。雁飞不到处，断不了咱处人。
（白） 我，曹老西。乃山西太谷县人氏。家道殷富，广有银钱。奉了我爹爹之命，贩卖绸缎。来在这洛阳已有三年，并不曾回家。也不知我那我那爹娘同我那老婆孩儿如何？倒叫我常常挂念。昨日遇到两个同乡朋友，他言道此处有一青楼，新买了一位姑娘，名叫陈三两。无论是谁，只要见她一面，就得花银子三两。吾这几天，实实想家，今日带了些金银财宝，要到她那里去逛一逛去，我也开开眼。不免就此走走。

（梆子正板） 我一日离家园一日深，
思想起老婆孩儿好不伤心。
在家奉了爹娘命，
到洛阳来贸易生意兴隆。
昨日里人言道陈氏三两，
她本是青楼中美貌佳人。
因此上带银两前去观看，
到那里我定要散散心。

（曹老西下。）

【第二场】

（老鸨子上。）

老鸨子（念） 身在烟花柳巷，搜罗美貌婊娟。迎接王孙公子，一心只图银钱。

(白) 我，老鸨子的便是。在这洛阳城中，开一座九开间门大窑子。前月里买了一个姑娘，长的倒也不错。只是她不肯修饰打扮，她说要叫她接客，却也不难，见她一面，要银三两。自从她进了我的门，还没有开过张呐。看这几天，连阴大雨。今天也到晴啦。隔壁人家吹弹歌唱，十分热闹。唯独我们这院里冷冷清清，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到门口去望望去。

曹老西 (内白) 走哇！
(曹老西上。)

曹老西 (梆子流水板) 急急忙忙往前奔，
不觉来到了一家门。

(老鸨子看曹老西。)

老鸨子 (白) 咳，我说大爷，您哪怎么老不来啦？昨天我还念诵您来着。走走，家里坐吧。

曹老西 (白) 你同我亲热的很，你知道我是谁呀？我姓什么？

老鸨子 (白) 你姓赵。

曹老西 (白) 我不照。

老鸨子 (白) 你是姓钱。

曹老西 (白) 钱倒有的是。你看看金子银子通多得很。

老鸨子 (白) 你光景是姓孙。

曹老西 (白) 你不要胡猜乱猜。我姓曹。

老鸨子 (白) 不错，是的。你是曹二爷么！

曹老西 (白) 不对。我弟兄只有一个。

老鸨子 (白) 走吧。家里坐着。

曹老西 (白) 我来问问你，你同我乱拉近乎，你是个做什么的人呀？

老鸨子 (白) 我们这儿就是窑子。

曹老西 (白) 哈哈哈哈哈！这倒巧啦，我今天正想逛窑子。你是个做什么的人呀？

老鸨子 (白) 我呀，我就这窑子里头的老板。

曹老西 (白) 你就是这铺子里头的掌柜呀？

老鸨子 (白) 不敢，你老人家请进来吧。

曹老西 (白) 你这里是窑子？

老鸨子 (白) 是的。

曹老西 (白) 是，我就同你进去坐坐。

老鸨子 (白) 大爷请坐。

曹老西 (白) 你这院里的姑娘都在哪儿藏着？为何不出来呀？

老鸨子 (白) 你别忙，待我去叫她们去。
我说都来见见！

(老鸨子下。四妓女同上。曹老西看四妓女。)

曹老西 (白) 我说你们哪一个是陈三两呀？

四妓女 (同白) 懂得逛窑子再来逛，什么陈三两，李四两，真是七担不够，八蛋肉得！

(四妓女同下。曹老西呆。)

曹老西 (白) 哈哈！真正欺负我们老西，见了面，可就骂起来啦。
掌柜的快来！

(老鸨子上。)

老鸨子 (念) 忽听一声唤，急忙到跟前。
(白) 大爷有什么事呀？

曹老西 (白) 你这窑子真真欺生。见了我，刚说了一句话，她们为何就骂起来我啦？

老鸨子 (白) 她们不敢呐，必是你说了犯恶的话啦吧？

曹老西 (白) 我就问了她一声：“你们哪一个叫陈三两”，她们就骂起来啦。

老鸨子 (白) 怪不得，这是你能不在行。待我给你赔个不是吧。

曹老西 (白) 你们这里可有一个陈三两没有？

老鸨子 (白) 陈三两，我们这里倒有此人。但是她见客一面，必须要花三两银子。

曹老西 (白) 我要住她，要多少钱？

(老鸨子看曹老西包袱。)

老鸨子 (白) 要是住她也倒容易。我有一件家伙，等我去拿了来。

(老鸨子取斗。)

老鸨子 (白) 来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要能够把斗用银子填满了，你就住她。

曹老西 (白) 好。我有银子，待我取出来。

(曹老西解包袱取一锭银子掷斗内。)

曹老西 (白) 满啦。

老鸨子 (白) 这一锭不够。

(曹老西取一锭银子掷斗内。)

曹老西 (白) 这可是真满啦。

老鸨子 (白) 早着哪，你别怕花银子。

曹老西 (白) 你这个斗真是填不满的坑。我全都给你吧，你看看满不满？

老鸨子 (白) 就算满了吧。

(老鸨子转身，曹老西向地上拾。)

曹老西 (白) 这还有一点银子渣儿呐。待我带起来吧。

老鸨子 (白) 你老人家在这儿等一等，待我去叫她出来陪你吃酒。

曹老西 (白) 对啦。你给我预备好酒，今天我老西是要开开心。

老鸨子 (白) 知道啦。

(陈三两蓬头垢面暗上，坐。)

曹老西 (白) 我的银子是花了，不知道陈三两长得有多好看。今日同她困觉，真真不枉人生一世。

(曹老西转身见陈三两，呆。)

曹老西 (白) 我说你是谁呀？

陈三两 (白) 奴家陈三两。

(曹老西后退。)

曹老西 (白) 这是陈三两？咳，我曹老西真真晦气，陈三两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咳，银子已经花了，管他这些那些，捞捞本钱再说。

来，猜拳喝酒。

陈三两 (白) 客官呀！

(西皮摇板)

家鸡不打团团转，
野鸡不打遥天飞。
要吃还是家常饭，
要穿还是粗布衣。

曹老西 (哭)

(梆子摇板)

哎呀呀呀呀！
听一言来甚惨凄，
两泪交流洒湿衣。
她把好言将我劝，
不由我想起了自己妻。
叫一声掌柜的你快来吧，
大爷什么事情呀？

老鸨子 (白)

曹老西 (梆子摇板)

叫一声掌柜的你听端的。

老鸨子 (白)

我说大爷，你放着酒不吃，怎么倒哭起来啦？

曹老西 (白)

(梆子摇板)

哎哎，我的掌柜的呀！
陈三两方才来劝我，
倒叫我心中好惨凄。
她言道要吃还是家常饭，
要穿还是粗布衣。
家鸡打得团团转，
野鸡不打遥天飞。

(白)

掌柜的，快把银子还给我，我老西从今以后，再也不敢逛窑子啦。

老鸨子 (白)

我说大爷，你为什么哭起来啦？她说的也是几句好话。

曹老西 (白)

我知道她是好话。是你不知道，我从山西出门的时候，我的母亲曾经教训过我，不叫在外边浪荡逍遥。她对我也说过这几句话来。今天陈三两她也对我说这几句话，我不由得就想起我的老母亲来啦。今天我这不是来逛窑子来啦！

老鸨子 (白)

那么你来做什么来啦？

曹老西 (白)

我简直是来听教训来啦。陈三两她竟把我当做她的儿子来教训起来啦吗？掌柜

老鸨子 (白) 的，你把我的银子快快还了我吧。我老西从今往后，再也不敢逛窑子了。
大爷，你能不要伤心啦，我把这酒菜端到我那一间房子里去，请大爷到我房里吃一杯酒，我来陪你，你看好不好？

曹老西 (白) 你陪我吃酒？好好。看你年纪虽然是大一点儿，倒还风骚得很。没有想到，今天掌柜的也接起客来啦。走，我尝尝你这个老家伙是个什么滋味。

老鸨子 (白) 得啦，别胡说八道，跟着我走吧。
(老鸨子拉曹老西同下。)
(完)